

刮着朔风的陇西大地
魏蜀两国的战马男儿燃烧着豪情和激情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惨烈战争

风起陇西

马伯庸
著

海洋出版社

风起陇西



马伯庸

海洋出版社
2006年·北京

项目策划：阎安
丛书统筹：龙的天空
责任编辑：阎安
特约编辑：孙健 韩之昱
责任印制：刘志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起陇西/马伯庸著.—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1

ISBN 7-5027-6414-X

I.风… II.马…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6174 号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蓝空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8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当王双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他注意到两侧山岭上闪耀着一些不自然的光亮，出于一名军人的直觉，他本能地嗅出了一丝不祥的味道。

“停止追击，这里太狭窄了，快向后退！”

王双拨马转身，大声喊道。他周围一共有一千名左右的魏国骑兵，这支部队现在置身于一个狭窄的山谷之中，两侧灰白色的山壁向中央倾斜挤压，迫使他们排成一列长长的纵队。就在这时，王双听到头顶上传来了一声带着蜀人口音的呼号，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不好！”

王双大叫，在下一个瞬间，几百支弩箭破空而至，带着锐利的尖啸。

毫无心理准备的魏军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死亡巨浪吓懵了，许多士兵来不及取下绑在背后的木质，直接被射成了刺猬，他们在倒地前发出凄厉的惨叫声，震撼着邻近同伴的心神；一些骑兵甚至被连人带马钉在了山壁之上，手脚还兀自抽搐着。山谷中响起一阵沉钝的噗噗声，那是箭头楔入肉体的可怕声音。

还没等受袭者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第二阵密集的射击接踵而至，然后是第三阵、第四阵……这种疯狂的弩箭攻势宛如雪崩，令魏军的阵列与战斗意志随着他们的肉体完全崩溃，溅起一片片狰狞的血花。

魏军士兵们在箭雨的沐浴下显得茫然失措，他们一边漫无目的地奔跑一边发狂似的大叫，一直到被箭矢刺穿在地。在头顶，伏兵的箭雨甚至遮蔽住了谷顶的阳光，随着攻击密度的增大，谷底竟升腾起一层若有若无的血雾。

王双情知现在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他只能硬着头皮随士兵们向谷口逃去。“只要顺利逃出去，在开阔地重整兵力，就还有希望。”王双想着，同时拼命忍住痛楚。他已经身中三箭，所幸都不是致命伤。



当第八阵齐射结束的时候，魏军已经彻底崩溃了。原本齐整的骑兵队变成了一团恐慌与惊惧的集合，幸存者只想尽快逃出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王双身边最后一名亲兵被弩箭射中脖颈，在哀鸣声中跌落马下，从伤口喷射出的鲜血溅了他一脸。蜀军的弩手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射出的弩箭却已经有几千支，而且像浪潮一样持续不断。

比起那些士兵来说，身为主将的王双还算幸运，虽然几支弩箭牢牢地钉在了他的后心与左臂上，但甲冑却没让箭簇刺入皮肤。凭借着这个优势，他奇迹般地一口气冲出了谷口，惊魂未定。在王双的军旅生涯之中，还从来没见过火力如此猛烈的弩箭射击。

但王双的幸运到此为止了，甫一出谷口，他胯下的战马就哀鸣一声倒在了地上，它的两只前蹄同时扎上了一枚铁制的四角扎马钉，马铠能够保护它不受弩箭攻击，却无法避开这些小东西。无奈的王双被迫放弃坐骑，徒步向外逃去。

这时候他看到了一面写着“汉”的大纛，还有无数穿着赭黄色军装的蜀军士兵朝他围过来。眼见逃生无望，王双绝望地大吼一声，拔出剑来，瞪着血红色的眼睛向着敌人冲去。在下一个瞬间，他被四支长矛从不同方向刺穿了身体，然后另外一名士兵冲上来手起刀落，将这名魏国大将的脑袋一刀斩落……

魏太和二年十二月，大将军曹真向皇帝曹睿进了一份奏表，后来这份奏表被当做朝廷的正式公告发布，奏表中说：“继年初在街亭取得大捷之后，近日魏军在陈仓城前又成功阻止了蜀国的野心，诸葛亮的军事计划第二次破产。大魏在皇帝陛下与上天的护佑之下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份奏表给宫廷的岁末庆典带来了更多的喜庆色彩，曹睿和他身边的人为此津津乐道了很久。当然，在奏表中曹真并没有提到将军王双在追击撤退敌军时不幸战死。他认为这种煞风景的事没必要说给皇帝陛下听，那只是一次战术上的小小失误。

而在遥远的益州，用石灰封好的王双首级被专程送到了成都，这让对北伐失败耿耿于怀的皇帝刘禅多少有些释然。

于是，在这一年的年末，秦岭两边的人们以不同程度的好心情迎来了魏的太和三年与蜀的建兴七年。

魏太和三年二月六日，魏国天水郡上邽城。

陈恭在辰时梆子敲响时准时迈出家门。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身上穿的藏青色长衫有些褪色但洗得却很干净，腰间挂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陈恭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将门锁好，推开院门走出去。

“陈主记，您这么早就要出去啊？”陈恭对门的邻居看到他出来，打了个招呼。

“是啊，非常时期嘛。”

陈恭也微笑着回答。蜀魏两国去年打了两次大仗，今后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这让处于前线地带的上邽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敌人威胁，不得不积极备战，他们这些太守府的官吏自然也就忙得不可开交。

“您这身装束，是打算出远门吗？”邻居问。

“哦，今天有个集市，马太守派我去收购一批骡马以充军用。”陈恭解释说。邻居“哦”了一声，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自告辞。

大街上人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身覆黑甲的魏军士兵，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来回巡视街上的一举一动，整齐划一的步伐仿佛在提醒过往的行人：现在是战时。

上邽位于祁山以北的天水郡，是由魏国腹地前往凉州的咽喉之地，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为了应付蜀军随时可能出现的进攻，魏军不得不将整个陇西防御的重心转移到了这里——目前这里驻扎着雍州刺史郭淮的一万两千名士兵，而上邽本身的居民也不过两万多而已。

陈恭绕过这些军人，直接来到了马贩子们所在的城东榷场。很多来自西凉和朔北的马贩子在这里活动，他们都嗅到了战争的气味，知道自己的货物能卖个好价钱。

一靠近骡马榷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马粪味，不同品种的骏马在

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木围栏中打着响鼻，栏杆上挂着树皮制成的挂牌，上面用墨字写着产地及马的雌雄、年齿，马贩子则抱臂站在一旁，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吆喝自己马匹的优点；在旁边更为简陋的围栏里卖的则是驴和骡子，那些地方就远没有马栏那么华丽。卖马的多是羌人与匈奴人，长相比较怪异；而卖驴和骡子的则以中原商人为主。

面对这些马匹，陈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各个围栏之间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终于，他注意到一家卖驴围栏上挂着的牌子有些奇特，那个牌子在“驴”字的斜上方用淡墨轻轻地点了一滴，像是在写字时无意洒上去的，不仔细根本看不出。陈恭又兜了几个圈子，从这家卖驴围栏隔壁右起第四家问起价钱，一家一家问下来，最后来到了这一家围栏前面。

“这驴可是有主的？”

陈恭大声问，驴主这时匆忙走过来，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这是个瘦小干枯的中原汉子，年纪不大却满脸皱纹，头发上沾满了稻草渣。

“大爷，我这头驴卖五斛粟，要不就是两匹帛。”

“这太贵了，能便宜些吗？”

驴主赶紧摆出一张苦相，摊开两只手：“大爷您行行好，这里是陝西，可比不上咱们旧都富庶哇。”听到驴主这么说，陈恭的眼睛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稍现即逝，缓缓问道：“你说的旧都是哪一个，洛阳还是长安？”

“当然是长安，赤帝的居所。”

“唔……”

陈恭听到他这么说，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于是陈恭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五串大钱交给他。驴主千恩万谢地接过钱，还殷勤地为驴子套上了一套驮具。

两个人目光交错，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陈恭牵着驴子走到一处没人的角落，将它背上的驮具取下。这副驮具呈扁梯形，里侧用柳木围成一个框架，外面再用熟牛皮蒙住，颇为坚韧，可以耐住长途跋涉。陈恭把手伸到驮具的底座沿着边缝来回抚摩，很快就发现其中一边的牛皮是可以掀开的。他看看四下无人，将牛皮小心翼翼地掀起一角，然后把手伸进驮具的空腹中，取出一张折叠好的麻纸。陈恭将麻纸揣到怀里的夹层中，接着把牛皮按原样蒙好，若无其事地牵着驴走出来。

接下来他又走访了几家驴马贩子的围栏，买了三头驴、两头骡子和两匹马。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陈恭将买来的牲畜赶到太守府的马厩，谢绝了同僚一起去喝酒的建议，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目前是单身，邻居们都知道他的妻子在搬来天水郡之前就病死了，而他一直没有续弦的打算，现在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仆人帮他料理家务。

回到家以后，老仆人为陈恭端来一碗加了香菜与芸豆的羊肉羹，还有两条煮熟的地瓜。陈恭接过碗，挥挥手让他下去休息，自己则走进卧室，把房门都掩上。卧室不大，屋子的两侧全是书架，上面摆放着厚薄不均的诸多卷帙；靠窗的是一张床，床边摆着一张红漆几案，旁边是一扇绘着跳七盘舞的舞女的屏风。

当确认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后，陈恭把屏风拉到自己身后，然后跪到几案前点燃蜡烛，掏出了藏在衣服夹层中的麻纸。

麻纸上密密麻麻全都是用蝇头隶体写的字，其中分列了魏国政务外交、军队驻防、经济变革、人事调动、民心波动等诸多领域的二十余条情报，相当详尽，其中不少都属于相当级别的机密资料。而这些只有尚书、中书两省和相府高级官员才有权限调阅的资料，现在却在这个小小的主记眼前一览无余。

事实上，除了天水太守府主记之外，陈恭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蜀汉丞相府司闻曹驻天水地区的间谍，主管关陇地区曹魏情报的搜集工作。

司闻曹是蜀国特有的秘密情报部门，隶属于丞相府，素以精干和效率著称，其功能就是对敌国情况进行搜集、传递、整理并加以分析。蜀汉一向极为重视情报工作，诸葛丞相认为良好的情报工作可以弥补蜀军在数量上的劣势。因此，早在南征期间，诸葛亮就委派参军马谡在汉中亲自指导对魏国的情报工作。马谡以刘璋、张鲁时期的旧班底为基础，设立了司闻曹，并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针对曹魏的缜密情报网络。而陈恭从事的则是最为危险的卧底工作，像他这样在敌国境内以假身份活动的第一线情报人员被称为间谍。

陈恭出身于凉州安定郡，一直到十几岁才随父亲迁移到成都。正因为如此，他被当时主管情报事务的马谡看中。在一番严格的训练之后，他被派遣到了雍凉担任间谍。事实证明马谡的眼光相当准确，陈恭在这个位置上表现得相当优异，不仅一直保持着情报网络的顺利运作，而且

还混进了天水太守府担任门下书佐的职位。等到第一次北伐结束后，他被拔擢为主记，从此可以接触到更高级别的文件，这无疑让他的价值大增。

现在陈恭握着的这一份情报是从邳城送出来的，在那里蜀汉有一名高阶间谍，代号为“赤帝”，“赤帝”会定期通过预定方式传送一批情报过来，陈恭在上邳城内设立了一个中转站，负责将这些情报转送至汉中的首府南郑，那里是丞相幕府的所在地。

在各国公务机构仍旧普遍使用竹简的时候，蜀国的间谍已经开始使用麻纸这种相对比较奢侈的载体来传送情报了，因为它比较柔软适合折叠，容易藏匿在各种隐秘的地方，且价格比缣帛要便宜。

陈恭仔细地阅读了一遍，将这二十余条情报归类。根据蜀国司闻曹的术语，有些情报属于“硬”资料，比如邳城卫戍部队数量、关中地区屯田岁入、出使吴国的使臣姓名等，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汇报；但有些情报是属于“软”资料，比如陇西地区军事指挥官的调动、朝廷官员的升迁或者新颁布的法令等。对于后一种情报，陈恭不能简单地转交给南郑，他必须要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并指出这一情报可能引发的后果和对蜀国的影响；如果是涉及到重要的官员调动，还得将当事人的详细履历、性格特征以及风评附上。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工作不属于间谍的职权范围，间谍只是情报的传输者，分析情报是司闻曹下属的军谋司负责的。但由于有些软情报只能由了解曹魏内部情势的人分析才会有价值，所以实际上这类情报都要经过陈恭的再处理，做出结论后才能送交南郑。这一过程被间谍们称为“回炉”。蜀汉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陇西地区的情报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地下人员纷纷被捕，于是硕果仅存的陈恭在情报分析这方面就愈发显得重要了。

这一次的情报大部分都属于硬情报，不必再回一遍炉了。陈恭想到这里，感觉心情轻松了一些。他每一次对情报进行回炉的时候，都有些惶恐不安，深怕因自己的一时判断失误而造成蜀国的巨大损失。这时候，他注意到了麻纸上的最后一条情报。

比起前面洋洋洒洒的大段数据，这一条情报显得很简洁。不过陈恭知道，简洁往往意味着不完全，这就需要他来补全。这一条情报是这样写的：“据信近日应准之请遣给事中一名赴陇名阙。”这是简写的方式，将句子完全展开以后的意思是：“从可靠渠道得知，最近朝廷应郭准的

要求派遣了一名给事中前往陇西天水地区，名字不详。”

面对这一条情报，陈恭皱起了眉头。给事中属于内朝官，是留在皇帝身边作为顾问的，除非是随驾，否则极少会离开京城，与军方也少有业务上的来往。然而现在情报显示有一名给事中单独前往天水，而且还是应天水地区军队最高负责人郭准的特别要求，这就不得不叫人感到疑惑了。

“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给事中的职权与军方几乎不重合，魏国也从来没有皇帝委派给事中视察军队的先例。”陈恭对自己说，“看来必须要设法弄清楚派来的给事中到底是谁才行。”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将会是个相当重大的事件。因为即使是潜伏在邺城的“赤帝”也无法知道这名给事中的身份，说明此事保密程度相当高，而保密程度高的东西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恭再一次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情报，然后将这份麻纸丢进火炉里。这二十几件事已经全部印在了他的脑子里，文件已经不再需要。尽量减少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这是一名间谍在敌人内部生存的准则。

第二天陈恭早早起身，简单地做了清洁后就推门走了出去。这时间本该是朝日初升，可天色依旧昏暗，抬头可见一层阴郁的云彩笼罩着上邳，仿佛完全停滞了一般。

主记本来是在太守府专门的地点办公，但是现在太守府除了太守马遵的房间以外都被郭准的部下征用，于是这些文职幕僚们不得不去借城内平民的房子。陈恭办公的主记室是在一个草料场旁边的木屋中，这个地点并不算好，在大风天气里经常会有草屑飞到屋子里。陈恭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此处离收藏朝廷文件与档案的书佐台比较近。要知道，作为一名肩负着情报分析工作的间谍，他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他先到主记室点卯。今天出勤的同僚并不多，很多人被派出去筹措物资还没回来，还有几个人尚未起床，整间大屋子里唯一一个伏在案几上奋笔疾书的是孙令。

“哟，政卿，你起得好早啊。”

“文礼，你来得太好了。”孙令抬头看是陈恭，拿起一张写满草书的白纸递到陈恭面前，道，“快把印章盖上，我急着出去提木料呢。”

“提木料？”陈恭一边接过白纸加盖自己的印章，一边惊讶地问道，

“怎么这一次上头派你把木料运出上邽吗？”

根据军方的命令，战略物资——尤其是木材和粮草——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上邽，现在居然还有木材从上邽流出到别的地方，这不能不让陈恭感到奇怪。

“对。好不好，时间来不及了，不跟你多说了，你保重。”孙令履行完手续，披上绵袍，整好辐巾，与陈恭拱手告别。

送走孙令之后，陈恭回到案几前，开始思考那名神秘的给事中的事情。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朝廷中的给事中到底有哪些人，给事中的名单一旦搞清楚，就可以把那个人的身份范围缩小很多。恰好就在这时，魏亮一脚踏进门来。

魏亮是天水郡太守府的门下书佐，在书佐台负责管理档案。此人五十多岁，全身最醒目的就是他那个硕大的酒糟鼻子，以至于很多人怀疑他有西域血统。这家伙嗜好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看他一进门那副迷糊的样子，就知道昨天晚上又偷喝酒了。

陈恭凑到他面前，小声说道：“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偷酒喝啦？”魏亮先是摆摆手，晃着脑袋说：“怎么会怎么会。”然后打了一个酒嗝，这才压低嗓门道，“文礼，昨天我碰见个高兴事，所以多喝了几杯，你可千万别出去啊，要是被郭大人听见了可不大好。”

他口中的郭大人是指雍州刺史郭淮。郭淮是目前魏军在陇西地区防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年青时代曾经在夏侯渊麾下任中层军官，是个典型的军人，不苟言笑，作风严谨而朴素，所以太守府的文官都怕他。

陈恭拍拍他肩膀，笑道：“呵呵，放心，我自然不会去告密，只是你要记得少喝几杯，贪杯误事。”

“我一个门下书佐，能有什么事情可误，最多是书佐台的文书让老鼠啃坏罢了。”魏亮嘟嘟囔囔道。陈恭见时机合适，就对魏亮说他需要去书佐台调阅几份关于存粮与牲畜库存状况的文件。魏亮一听，满口答应，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印章交给陈恭让他自己去，然后趴在桌上，叫杂役速速热一份醒酒汤来。

陈恭拿着魏亮的印章走出屋子，心里一阵感慨。马遵在天水太守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四年多，是个怯懦无能的高级官僚，于是手下的这些官吏大部分都跟太守一样庸庸碌碌。诸葛丞相第一次北伐的初期对手就是这些人，难怪蜀军会势如破竹了。

书佐台就在主记室后街的尽头，这里不与其他房屋相接，一条很浅

的沟渠环绕屋子一圈，为的是避免火灾蔓延到这里损坏文档。为陈恭开门的是一位老书吏，陈恭把魏亮的印章给他看了一眼，老书吏点点头，从腰间摸出一串黄铜钥匙交给陈恭，然后自己缩回到门房里继续烤火。

陈恭穿过一条走廊，拿钥匙打开档案室，推门走了进去。这间屋子很大，采光也很好，只是非常寒冷。十几个木制书架排成一排，上面摆满了天水郡历年来的文书、公告、来往书信和其他档案，尘土安静地积在几乎所有的竹简上，灰白色调的卷帙书脊给整个环境增添了几分寒气。

陈恭没去碰这些发霉的东西，那都不是他的目标。他想找的是去年——也就是太和二年——九月份的一份百官贺表。他记得在太和二年的九月份，皇帝曹睿将皇子曹穆封为繁阳王。按照惯例，皇族子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食邑以后，百官会进一份贺表给皇帝，祝贺皇族的屏藩愈加雄厚。这份贺表上会署上几乎全部朝廷官员的名字，并抄送各地府郡以示天下同喜，因此天水郡应该也保存了一份。只要查阅贺表抄件的署名名单，就能知道现任的给事中都有谁。

这份工作没什么难度，这份贺表刚刚归档不久，何况缣帛本身又用黄纸镶裱了金边，在书架上相当醒目，陈恭几乎是一下子就找到了。

他聚拢两手呵了呵热气，又跺了跺脚，然后伸手把贺表取出来展开。和他预想的一样，贺表洋洋洒洒写了足有几千字，在卷幅的右侧用小字写着进贺百官的职位、姓名与籍贯。这份贺表是去年九月份的，距现在只有五个月不到，人事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可以拿来作参考。

“给事中”这个官职多用于加官，很多朝廷大员都会被皇帝授予这个职位以示荣誉，比如大将军曹真、中书监刘放、博士苏林等等，他们的职衔中都挂着一个“给事中”。但这些都不是陈恭所要锁定的目标。他想要找的，是一个以“给事中”为正官的人。

经过排查，陈恭找到了五名现任给事中，他背下他们的名字和籍贯，然后把贺表搁回原处。目前的成果就只有这样了，至于那位神秘的给事中究竟是谁，还要等获取进一步情报才能做出判断。

这些工作完成以后，陈恭迫不及待地退出了这间房子，因为实在是太冷了。他把钥匙交还给老书吏，然后离开了书佐台。这时候天上累积的乌云似乎还没有降雪的迹象，忽然之间，陈恭觉得身后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他转过头去，却看到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二

郭淮缓慢地搓动手指，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天水太守马遵。后者不停地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水，仿佛被议事厅里燃着精炭的獬兽铜炉烤化了一般。

过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结结巴巴地说道：“伯……伯济弄错了吧？这上邽城内，怎么会有蜀军的探子呢？”

“可是我的人已经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上邽城内有一个在秘密运作的蜀军情报网。”郭淮不紧不慢地说，声音却透着沉稳的力道。他是上邽城真正的统治者，马遵这样的颀颀之辈向来是不被他放在眼里的。

马遵继续擦拭着汗水，还试图挽回自己的面子：“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情报网的话，我的人应该会觉察到，他们……”

“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觉察到。”郭淮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阁下的部曲都是在当地招募，他们的武勇值得尊敬，但在谍报事务方面显然缺乏训练。当然，这是题外话——毅定！”

郭淮猛然提高声音，门应声而开，一名身着整齐甲冑的年轻武将推门走了进来。他走到议事厅中央，把身体挺得笔直，头顶赤红色的却敌冠高高扬起，固定皮胸甲的两侧绦带系得一丝不苟。

“这是我的族侄，叫郭刚，字毅定。今年二十四岁，在我军中充任牙门将。”郭淮伸出右手介绍，郭刚向两位军政要人各行了一个礼，下巴扬起，眼神自始至终不看马遵，神情高傲而又漠然。

“真是少年才俊，少年才俊。”马遵讨好地说。

“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间军司马，专门负责调查蜀国在水天地区的谍报活动。”郭淮说。马遵大为吃惊，军方在水天郡设立了反间谍的机构，却没通知身为太守的他，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

“怎……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过这事儿？”

“哦，间军司马是一个非公开的职位，他直接向邺城的中书省负责，

不受地方管辖。”郭淮故意慢慢点出“中书省”三字。马遵的脸由苍白转为灰白，中书省是朝廷中枢，这个怯懦的官僚是绝不敢对朝廷有什么意见的。

“唔，毅定，你说吧。”郭淮见马遵回复了沉默，于是向郭刚抬了抬下巴。

“是！”

郭刚的声音和他的名字一样，生硬坚实，有如黄河冬季的冰棱一般：“在一月十二日，我军在上邽与鹵城之间的山路截获了一批从汉中过来的私盐贩子，在他们的货物中夹藏了二十枚伪造的军用与政用令牌，还有两枚天水郡守的印章，当然，也是假的。”

郭淮略带同情地看了马遵一眼，后者蜷缩在几案后面，表情尴尬。

“根据私盐贩子的供认，他们出发前接受了蜀军一大笔报酬，蜀军要求将这些货物送至冀城，并卖给特定人物。一月十五日，我派遣了两名手下化装成私盐贩子前往冀城，在一月二十日成功地与目标人物接上了头。我们擒获了这个人，然后发现这名当地人是受上邽某一位官员雇佣。经过他的指认，我们在一月二十八日终于确定了那位官员的身份。”

马遵不安地绞着手指，先是伪造的太守府印章，然后是一名变节的官员，他开始怀疑今天是否是自己的大凶之日。

郭刚的语调缺乏抑扬顿挫的变化，但却有一种类似铁器撞击的铿锵之感：“从一月二十九日起，我们立刻安排了对那名官员的监视。从被监视的那一天起，这个人在上邽城内先后接触了五次我军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士族军户，经过事后对被接触者的盘问，我们发现这个人的询问技巧很巧妙，而且其目的被掩饰得很好。他感兴趣的是我军在武都、阴平两地驻防兵力数量，还有天水地区的主要囤粮地点分布。值得一提的是，在监视期间，他还曾经外出过一次，我们怀疑他是与其他潜伏者交换情报。毫无疑问，这是一名蜀国安插在上邽的夜枭。”

看到马遵迷惑不解的眼神，郭淮解释说“夜枭”是魏国情报部门称呼一名敌国间谍的习惯用语。听完汇报，马遵吞下一口口水，不安地问道：“那么……这个人是谁，是太守府的官员吗？”

郭刚点了点头。

马遵一下子变得很激动，他捶了捶案几，大声道：“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事情发生，是谁？告诉我，我立刻去叫人把他捉起来！”很明显，他

想用愤怒来掩盖自己的尴尬。

“不用了。”郭淮冷冷地说道，“我们军方已经有了计划。根据毅定的判断，近期内他会与上邽的另外一名夜枭碰面，到时候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马太守，你只要到时候调动郡府部曲在外围配合我们就可以了。”

屈辱、恼火、尴尬与惊恐混杂一锅，让马遵的面部肌肉一阵阵地抽动。自己再怎么说是名义上的天水地区最高长官，可现在却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一脚踢开，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可他又能做什么呢？对方是握有军权的雍州刺史，还有一个中书省直属的间军司马。

马遵最后选择了忍，他咬咬牙，尽量让自己露出笑容：“好的，我会吩咐下去。”

“请注意，马太守，这件事除了你不许有第二个人知道，太守府的人都不太可靠。”

郭淮这一句提醒无疑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在马遵有所反应之前，他站起身来，拿起搁在身旁的小尖铲搅动了一下铜炉中的红炭，让火更旺盛一些。这是一个明显的送客令，于是马遵不得不起身告辞，恨恨地离去。

等到马遵的身影消失以后，郭刚这才开口对郭淮说道：“叔父，朝廷怎么会容忍如此无能的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毅定，朝廷之事，自有天子进行定夺，我们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够了。”郭淮走到他面前，直视着自己的侄子，“身为间军司马，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有了政治倾向，就会有偏见与盲区，这两者是敌国间谍赖以生存的基础。”

“是，侄儿知道了。”

“很好。你下去计划行动细节吧。”

“侄儿已经安排好人选了，这一次参与行动的核心人数不会超过六人。外围支援人员在行动前一刻才会被告知具体目的。”

郭淮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郭刚以无懈可击的姿势抱了抱拳，然后转身走出议事厅。

现在议事厅中只剩郭淮一个人，他回到案几旁，扯开挂在后壁的黄布，一幅相当详尽的陇西地图占据了大半个墙壁。他从地图的左边踱到右边，又从右边踱到左边，不时从炉底拿出一截炭棍在地图上画几笔。很明显，现在他思考的事远比追捕蜀国夜枭重要。

魏太和三年，二月十日。

陈恭觉得自己有必要出去一趟。他一直在设法找出那名给事中的真实身份，但是毫无结果。准确地说，可能性很多，但是没有一种可能性上升到可靠的程度。二月十四日就是他例行向南郑汇报情报的日子，如果在这之前这份情报“回炉”工作还无法完成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他决定去找一下“白帝”，“白帝”是隐藏在上邽城内的另外一名间谍，他也许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渠道。陈恭和“白帝”两个人本来并不相识，蜀国司闻曹的工作原则是：第一线工作的间谍们彼此隔绝，单线纵向作业，绝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样谍报效率会变低，但可以保证当一名间谍被捕后不会对其他情报线造成损害。司闻曹就和他们所效忠的诸葛丞相一样，谨慎到了有些保守的地步。

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的蜀国情报网大溃灭中，陈恭和“白帝”因为一次意外的审查而发现了彼此的身份——陈恭一直觉得这很讽刺。两个人都幸运地在那次魏国的大清洗中活了下来，从此知道了对方的存在。他们两个平时极少见面，但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联络方式。

陈恭在二月十日晚上来到上邽城内的步军校场，在木制的辕门右下角立起了三块小石头，然后在三块石头顶端又加了一块，不过这一块的底部事先用墨涂过了。把这一切做完以后，陈恭很快消失在夜幕里。

第二天下午他借故去太守府办事，又一次路过校场，看到那个不起眼的造型起了变化：在顶端的石头被翻了过来，将涂着墨的一面朝上。看来“白帝”有回复了。

二月十二日中午，陈恭离开家门，前往早就约定好的接头地点。他希望能从“白帝”那里得到一些他所不知道的情报，这也许有助于了解那名给事中的身份。

走过两条街，陈恭看到两名士兵各执长枪靠着街口的墙壁说话。陈恭认出他们是太守马遵的手下，心中有些奇怪。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酒肆里也坐着几名士兵，他们却没有喝酒。又走过一条街道，陈恭转向左边，看到街道右侧的里弄门口有士兵在把守。这里一直都有人把守，但是今天的守卫比平时多了一倍。其中一名士兵看到了陈恭，友善地打了个招呼。

“陈主记，您这是去哪啊。”

“嗨，还不是那些库存的事。上头整天催着要拿出本清楚的账簿来。”

陈恭开始抱怨，抱怨上司是与同僚增进感情最好的手段。果然，士兵同情地点了点头，也叹息道：“是啊，我们本来今日轮休的，可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调到这里来，随时候命。”

“随时候命？”陈恭心中画出一个大问号，“为什么？”

“我们是奉命在这里待机，至于要干什么上头可没说。”

陈恭又与士兵随意敷衍了几句，然后借故离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觉得心中不安，但还是继续朝着预定的接头地点走去。前方有两名妇人在水渠前砸着衣物；一个苦力扛着两个大口袋吃力地行走着；几个小孩子跑到街中央去逗一只死去的蜻蜓，被路过的马车夫大声叱责；向阳的墙边靠着几名懒散的军士，简陋的皮甲摊在他们膝盖上，内衬朝上，其中一个聚精会神地挑着虱子……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这位官爷，来喝些杂碎汤暖暖身子吧。”

街旁小店里的老板探出头来吆喝，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味顺着门缝冒出来。陈恭没停下，他抬头看了看日头，稍微加快了一点脚步，转弯向右走去。

“确认就是这个人吗？”

郭刚站在一堵土墙后面，他的一名部下刚刚把头探出去又缩了回来。听到上司的问话后，他点了点头：“没错，肯定就是他。”这时街对面在房顶负责监视的人忽然将一面绿旗向西面摇摆了三下。

“目标开始向西移动。”

收到这个消息，郭刚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对已经换好平民装束的几名部下说：

“你们两个，超前一步从别的街口绕到他前面；你们两个就跟在他后面，不可被他发现。”

“是！”四名部下纷纷离开土墙。郭刚则转身爬上一个高达二十丈的塔楼，双手撑着塔楼边缘朝下望去，身体前倾，眼睛如鹰隼般锐利。他看见目标现在转过一个弯，朝着集市的方向去了。两名部下在他身后远远地跟着，另外两名则从侧面与他并行。

“快点鸣叫吧，夜枭。”郭刚喃喃说着，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当初郭淮推荐他担任间军司马的时候，很多人以他太过年轻为理由而反对。